

明清時期章回小說選讀： 問題與方法

第二講：

章回小說的蛻變與新生：

從《水滸傳》到《金瓶梅詞話》

授課教師：白先勇文學講座 商偉 教授



【本著作除另有註明外，採取創用 CC「姓名標示—非商業性—相同方式分享」台灣 3.0 版授權釋出】

◎《金瓶梅》之獨創性與意義，在於標幟章回小說的歷史性突破，它的前十回，乃承接《水滸傳》第二十二回武松打虎以後開始，這提供了一個切入中國小說史的入口，《金瓶梅》既以《水滸傳》開篇，卻又向其道別，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，它所突破及超越的，恰好體現在它所寄生、依託和憑藉的《水滸傳》及其所代表的悠久小說敘述傳統上；同時，也藉此定位《金瓶梅》自身，更見證中國小說的新局。



◎《水滸傳》寫江湖歷險的英雄傳奇，書中人物都在旅途上，不斷地行走，約每十回或每五回烘托一個人物，第二十二回開始寫武松為武大復仇，殺了潘金蓮和西門慶之後，但僅是作為《水滸傳》中次要的、過場角色的，他們的死亡並未阻撓英雄腳步，武松遭到流放，再一次踏上旅途，回到貫穿此書始終的江湖行旅母題。然而，《金瓶梅》改變了人物設定上的主從關係，潘金蓮和西門慶成為主角，武松則為引介性人物，他將主角帶進敘述後便離開，潘金蓮跟西門慶都因武松的刀下失手而起死回生，《金瓶梅》作者新創了一個人物：李外傳，武松復仇時，他正和西門慶在獅子街酒樓吃飯，「傳」字有兩讀：「chuan2」、「zhuan4」，《金瓶梅》的裡無處不是雙關、諧音，身為衙令，他把衙門裡的消息傳給外邊，也把外邊的消息傳回衙門，裡外傳消息；但他同時又是李外傳(zhuan4)，兩面通吃，兩邊討便宜，西門慶在酒樓裡聽到了武松尋仇的消息而逃脫，李外傳則被武松推下樓死了，「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，多說西門慶不當死，不知走到那裡去了，卻拏這個人來頂缸」📖 這是觀眾的評語，也是敘述者的話，作者以偷樑換柱的辦法，讓李外傳成了西門慶的替死鬼，西門慶便得以存活下來，繼續他的故事，他賄賂衙門，將武松發配到孟州，等到武松走了，西門慶就開始慶祝，家中妻妾宴賞，結義兄弟歡宴，象徵慶祝《金瓶梅》小說真正的開始。

◎《金瓶梅》以《水滸傳》為鋪墊開頭的原因，從外部因素看，或許因為《水滸傳》在當時十分流行，《金瓶梅》作者便借助它的流程度來賣自己的小說，但這個說法未得證據支持，必須存疑。而從內部因素看，借助《水滸傳》來開頭，一則表明這部小說確實是從《水滸傳》內部延伸出來；其二，《金瓶梅》所延伸出的情節和《水滸傳》是無法共存的，武松必須失手和退場，否則將威脅到主角的生存，而西門慶的倖存，才使《金瓶梅》有繼續著墨的可能。並且，相異於《水滸傳》行旅的寫法，敘述者不再尾隨武松上路，而將敘述焦點放在清河縣，這為小說敘述帶來一系列根本性的變化，即範式的轉型，從《水滸傳》在江湖上奔波的歷程，轉為定居的城市生活；從傳奇式的英雄好漢，轉到普通市井家庭的商人生活；由史詩般的宏大敘述，過渡到日常生活的細節和緩慢的節奏，這是中國小說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。武松所代表的世界，跟《金瓶梅》所描述者，其背後構成的邏輯是對立的、不能共存的，《金瓶梅詞話》以《水滸傳》故事開頭，是更

為戲劇化地突顯了兩本小說的對比和對立；另一方面，正好也能觀察《金瓶梅》是如何從《水滸傳》的母體中蛻變出來的過程。再從空間上討論，原先武松景陽岡打虎，後來到了陽谷縣，《金瓶梅》則改為清河縣，前者是實存的古地名，清河縣則至今尚未能考察出確切的地點，從陽谷縣改換為清河縣，象徵從史傳般的敘述，搬到了虛構的小說世界中，這也是另一巨大的變化。




◎《金瓶梅》跟《水滸傳》的糾結，還體現於第八十五回武松回返，結束了潘金蓮的性命，此時《金瓶梅》名字上的三個人物已經死去兩個，剩下春梅勉力支撐，在此之前，西門慶已縱慾而亡，武松的歸來，實際上宣告了這部小說的結束，並把小說帶回到《水滸傳》原本對潘、西二人命運的設定上。《金瓶梅》第十回到八十五回之間的主幹部分，從結構上來講，可以視為一種「補作」，或可視為「續書」，從這兩種傳統來看，它屬於續補脈絡的寫法，意即 what if 的虛擬敘述，what if 潘、西二人沒有死而多活了四、五年時間，那會是什麼樣的故事？故《金瓶梅》中的西門慶、潘金蓮，他們其實是活在借來的幾年時間裡，只是人物自己並不知曉，而他們故事的結局，早已在《水滸傳》裡寫好了。這種延伸而出的另類敘述，為章回小說開創新的前景，改寫中國小說的歷史，打造一類全新的小說。而作為一種新的敘述類型，首先，它全面擁抱當代書寫的各種形式，包括六百多首流行歌曲、折子戲、白話短篇小說、講經文、寶卷、書信、契約、笑話和日用類書裡的各種實用文體，《金瓶梅》的語言風格和敘述格式，各個方面都直接被它所大量徵引的材料所塑造。其二，對於它所承繼的文本《水滸傳》，進行大量的改造、挪用和戲仿，將《水滸傳》中的語言、情節等常見組成部份抽離出來，在新的語境裡，對它們重新加以組裝，因此，《金瓶梅》對《水滸傳》的告別，並非全然剔除所有與其相關的成分，而是通過各種方式來連綴、組合及改寫，使它們在新的語境中，被賦予全新的嘲諷意義。例如《金瓶梅》中實為酒肉朋友的結義兄弟、西門慶教訓蔣竹山（取自魯智深拳打鎮關西之情節）、西門慶設局陷害的來旺（取自林沖白虎堂所中的拖刀計）、《水滸傳》的譯本 *The Adventurous History of Xi Men and His Six Wives*，此譯名將西門慶的生活表現為一場冒險，關於權力、金融、經濟上的冒險，還有將沙場征戰的兵槍對壘，轉移到房中的性征服。

◎ Terry Eagleton 在 "What is a Novel" 一文中提到，小說作為一種文類，它不僅逃避了任何特定的定義，更是有意地使得任何一種定義都不能成立了，它是一種反文類，但它又能把所有的東西都融匯到小說內部，因而，它是文類的文類，它把所有文類都融攝進來了。（*The truth is that the novel is a genre which resists exact definition. …… The point about the novel, however, is not just that it eludes definitions, but that it actively undermines them.*

It is less a genre than an anti-genre. It cannibalizes other literary modes and mixes the bits and pieces promiscuously together.)  而後他又引用 Virginia Woolf 的話來說明小說具有很強的可塑性，若說小說已死，實際上，它是又換了一種形式繼續存在，它把這所有的文體都戲仿了、改造了，它把它所有的祖先、它的先例都納到文本中，然後對它們加以歪曲和戲仿，這是小說對於文類的一種報復。*(Virginia Woolf described it as 'this most pliable of all forms'. The novel quotes, parodies and transforms other genres, converting its literary ancestors into mere components of itself in a kind of Oedipal vengeance on them.)* 

◎《金瓶梅》小說的敘述常是靠人物間的傳話所建立，同樣的一件事情，說得沒完沒了，但透過不同人物的傳遞，每一次都稍微改變一點，摻雜了傳話人自己的動機、算計和考量，一變再變之後，又能引出新的事件，在一連串傳話的過程中，已經無數的事情發生，這便是 repetition 和 variation，重複與變異，這亦是吸引讀者，如何在近似情節下還能保持興趣繼續閱讀的新敘述技巧之一。

版權聲明

頁碼	作品	版權 標示	作者/來源
2	「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，多說西門慶不當死，不知走到那裡去了，卻拏這個人來頂缸」		蘭陵笑笑生《金瓶梅詞話》。 本作品為公共財。
3	<i>The truth is that the novel is a genre which is a genre which resists exact definition. …… The point about the novel, however, is not just that it eludes definitions, but that it actively undermines them. It is less a genre than an anti-genre. It cannibalizes other literary modes and mixes the bits and pieces promiscuously together.</i>		Terry Eagleton, "What Is a Novel?" <i>The English Novel</i> . Massachusetts: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, 2005.1-21.Print. 本作品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4	<i>Virginia Woolf described it as 'this most pliable of all forms'. The novel quotes, parodies and transforms other genres, converting its literary ancestors into mere components of itself in a kind of Oedipal vengeance on them.</i>		Terry Eagleton, "What Is a Novel?" <i>The English Novel</i> . Massachusetts: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, 2005.1-21.Print. 本作品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